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八）

聂作平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它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它更以这些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学者周时奋对此总结说：“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的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狠话，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后来证明，他做到了。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第一次，他失败了；第二次，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所以，他几乎算成功了。

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论才气或名气，贺知章都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若论爽快与真性情，贺知章却名列前茅。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结识了贺知章。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灵犀相通。

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比李白大了42岁，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他不仅年龄大，社会地位也高，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他在朝50年，耳濡目染，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能把他改变，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者首先是性情中人，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

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感情却很深。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既得意又感动。后来，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李白为他写了《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他不无动情地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纵情诗酒中，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从有关记载看，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李白进入大殿后，李隆基不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甚至“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像他的朋友杜

甫说的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只有做到高级官员才有可能。然而，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供奉。所谓翰林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只要一才一艺——斗鸡养狗、写诗作画都算——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严格地讲，它根本不算官，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

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其情其景，就好比你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而是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

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名的龙池。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这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

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这年春天，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助兴的是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乐队。一时间丝竹如云，清歌如雨。唱得欢快时，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如此良辰美景，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于是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

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歌颂唐玄宗的盛世，他只赞美人——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

坦率地说，这些谄命文字依然有才华得光芒力透纸背，依然像李白的其他作品那样可圈可点。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文人要想安身立命，难免写点谄命文

学，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的软肋。

二人长安，前后3年，近2000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缓慢而又固执地日了。

翰林供奉位置尴尬，地位低下。这不是李白要，更不是李白的理想。李白之前1000余年，孔夫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气话——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

3年的张望与待诏，3年的酒局与饭局，3年的烟花与落拓，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公时，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对这位一生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关节发出“吱吱吱”生锈的声音。

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这就是长安，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

之前，他已经意兴阑珊地送一个友人离开，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以《送贺宾客归越》赠别——送一个80多岁的老者前往3000里外的故乡，既是生离，也是死别：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江湖 飞蓬各自远 且尽手中杯
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

在我看来，漫游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共有3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拭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从长安到洛阳，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

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变得格外昂扬外露。大师也不例外。

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这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

即使满打满算，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他们只是偶尔相遇。

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按照文人相轻的定势，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比如席勒与歌德，福楼拜与莫泊桑，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无端地，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那么李白身材修长，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杜甫面容清瘦，双眉紧锁，目光内敛，嘴角紧抿，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施明长夜的烛光，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青春

卢禹含

都说我们正青春，可是我不知道青春是什么。我曾问百度，什么是青春？百度说，青春是young,y-o-u-n-g。

我曾问老师，青春是什么？老师说，青春是一张纸，你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赋了这张纸生机。

青春是林伯渠“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的洒脱”，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是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青春才最值得回忆？是每天happy,happy?是每天吃喝玩乐，虚度时光？不是的，青春不是happy,青春不是享受，青春只需要奋斗！

火山喷发过，熔岩才会定格为坚硬的岩石；流星飞逝过，天空才会留下美丽的弧线，青春奋斗过，人生才会留下灿烂的勋章。

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的词语，相信无人不知吧，没错，就是“内卷”，往往有同学稍微努力一些，便会有其他同学愤愤地说他一声内卷，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内卷”是什么？真正的内卷是指局限于某一范围内的恶性竞争或没有意义的付出，而内卷与努力奋斗并不相同。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一些同学自身不自律，不努力，不奋斗，他们面对努力奋斗的同学，内心感到了竞争的压力，甚至有些恐慌，但自身却又不愿去奋斗，于是便给别人扣上了内卷的帽子，企图以这种方式减缓自己的焦虑或名正言顺阻止他人努力。举个例子，某位同学一次考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其他人便会故意叫一声“卷王”，冰心说，你只看到花开时的惊艳，却不知当初它的芽浸透了血雨与泪泉。只会为了他人奋斗的结果而羡慕，自己仍日躺平当咸鱼，岂不是枉费了这大好青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同学们，请不要做无聊的诉说者，“世间唯由他人卷，独我躺平做咸鱼”，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青春，在奋斗中永远都是最美丽的，他像雄鹰，展开双翅，在天空中与风雨奋斗拼搏，他像苍松，挺立在白雪中，在寒风中与风雪抗争，他像梅花，傲雪绽放……

人生像一辆奔驰的列车，每个转折点都是漫漫人生旅途的一站。青春，这一站沿途有太多的美丽风景，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一味贪恋着车窗外的美景而错过了本该奋斗的青春，列车在时间的轨道上不断快速地行驶着，时光匆匆，不能倒流，也绝不会给我们后悔的机会，我们只能把握住时间，把握住青春，为未来而奋斗！

不奋斗，枉青春！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2023届15班学生。指导老师：易春容）



三峡之光

赖扬明

每晚八点，就会上演一幕最浪漫的情景夜游。登上一艘画廊游船，便开启一小时的长江情景夜游。此刻，皓月当空，江面微波粼粼，闪烁变换的光影，时而投射天空，时而抛投到对岸青山，时而投洒到江面，时而沿着山脊而上，美哉妙哉。

一曲《我的家乡巫山美》，优雅美妙的旋律，清新脱俗的歌词，更是唱进了我们心扉。船只向着长江上游逆流而上，虽说是逆流，但是因为江面的平静，却让你感受不到任何颠簸。手扶栏杆，迎面清风，被灯光装饰的县城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得魔幻起来。而今，正值“巫山脆李”成熟时节，你便可闻到草木之清香和“脆李”之香甜，亦可感受到船桨划起水雾之清爽。

一转身，回头看是微波粼粼的长江江面，向前看是最抚凡心的人间烟火，向左看是月色下的巍巍青山，向右看是夜色烂漫楼宇。一

江碧水，两岸青山，一边是皓月当空，一边是三峡之光流光溢彩，想想都很美好，更何况是身临其境。

船行至长江大桥处，便可见一座彩虹桥横跨两座大山，而桥也被灯影装饰，时而是巫山红叶，时而是巫山脆李，时而是音符，时而是画廊。据说这都是属于巫山的文化元素，通过光影，就可以认识巫山，了解巫山。是啊，千年巫山，万里长江的神奇绚烂，让游客乘着长江晚浪，寻觅光之方向，恍然置身于三峡历史长河的时空幻境。

三峡之光的内容和布局，更是令人称赞。神女大道大型光影矩阵，演艺巫文化、巴楚文化、大禹治水、山海经神话传说；南陵春晓诗词演绎，沿岸船舶、景观、建筑灯光、装饰灯笼和古道组成一幅优美的三峡人家景象，船舱内灯光变幻诗词歌赋戏剧表演；夜色中长江大桥与水中的倒影合成一块玉璧，展现美丽



题五里坡（外一首）

夏荣奎

这是遗产。世界的，自然的。这是天堂。植物的，动物的。这是故乡。白云的，碧水的。

这是界限。用五里占坡为王，举山为旗，号令千峰万壑，养草木千年，用虫兽巡爰。

在此，许你仰头，敬畏造物主的平衡术。在此，许你低头，羞于自己的征服欲。在此，许你蓝天万顷，许你云田万亩。在此，许你清风浩月，许你细水长流。

许你谷顶艳阳，峡披云锦。许你寂寞无主，满天星斗。许你神农草药，许你红米，许你黑土豆。还许你一曲号子，五句子，许你空谷传音，与蝉鸣应和。

在此许满目美景，许满腹故事，许侧耳听，松涛里隐约的钟声。也许你悬崖高台，深谷裂缝，许你阎王鼻子鬼门关。许你怒马风雷，剑指九霄，然后许你绝境，许你绝处逢生坐看云起。

但是，恕不待客。好汉，请止步！

在当阳

可以北坡放羊，可以南山牧马，可以东篱种菊，可以西岭采药。

可以卸掉千金裘，穿布履，着素衣。可以放逐五花马，披星戴月，走山沟。

云归了故乡，水回到源头。步入梦中的村庄，便无千般求。

借我云窗一扇，看两山排闥，开方塘半亩。给我清冽一壶，吟两袖清风，唤日升月落。

闯千峰，过万水，听鸟鸣涧。入三户，进九家，自有传说。

一身轻装，从扬帆水起航。虔诚合掌，钟安寺前冥想。

山深处遁迹，与万物为友。怀抱星辰，放下一个小人间。万古。万古。



新城景愿、家国情怀移民颂和精准扶贫脱贫赞。

当然，要想打卡三峡之光。坐船情景夜游是一种方式，你也可以徒步身临其境融入光影中。在滨江路，你既可以近距离亲近长江，亦可以一览全景三峡之光。百步梯沿着山势而建，一步一个台阶，而光影一个台阶一个元素。你可以在光影中灵动的舞蹈，亦可随着光影穿越时空，去感受巫山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变迁。你可以坐在石阶上，向长江眺望，过往的船只在江面行使很慢，可能它也是在留恋此地。抬头向上看，从各个山峰投射而出的彩色光线，在大宁河与长江交汇的上空交织，形成各种如梦如幻的光影，令人惊叫不已。

流光溢彩的三峡之光，早已让我痴情不移。我愿随着它的光影，去欣赏三峡之风光，去领略三峡之风情。

